

茶源
风物

金沙贡茶的传说

□ 蒙勇

阳波,中国贡茶之乡—贵州金沙县西北部的一个村落,距离金沙县城75公里,属于贡茶产区清池镇。阳波那片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和岁月洗礼的古茶树林,如今依然苍翠古朴、枝繁叶茂、茶香馥郁,也流传着很多美丽动听的故事……

相传,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请求朝廷开辟夜郎道,汉武帝刘彻任唐蒙为中郎将,派其开通夜郎道。唐蒙征发巴蜀士兵,加上布帛、珠宝、金银等物资运输队伍一万余人,从合江符关(今县城南关)出发,沿赤水河上行进入贵州境内。进入贵州境内的第一站便是鬼箐沟(今清池镇)。

当唐蒙的队伍抵达鬼箐沟时,太阳快下山了,便安排安营扎寨稍作休整后再出发。尽管鬼箐沟是个很小的寨子,但寨子里的“清水塘茶馆”(今清池镇万寿宫处)却是座无虚席,南来北往的客人聚在茶馆喝茶论道。唐蒙的队伍安好营、扎好寨、用完餐,已是傍晚时分,但茶馆里还有很多喝茶论道的商人,由于茶叶在春秋后期才被人们作为菜食,西汉中期才发展为药用,那时没有喝过茶水的唐蒙很是好奇,一个小小的茶馆怎么会座满宾客,看似在品尝什么美味的饮品,准备一探究竟。

当晚,一个之前没有尝过茶水的头领好奇的出现在茶馆,想买一碗品尝尝尝。茶馆看到村寨上来了上万的队伍,正是做生意的好时机,于是用鬼箐沟人的热情的给头领煮茶。煮茶期间,头领便与茶馆老板聊起了茶事。

正在这个时候,唐蒙也来到茶馆,他很想了解茶馆里卖的既解渴又解困的饮品到底是什么。

唐蒙插话士兵和茶馆老板的对话,问道:“你家店里的饮品是什么?”

“我家卖的是茶水。”茶馆老板一边娴熟地煮茶一边答道。

茶馆老板还没有说完,唐蒙接着问:“茶水是怎么做的?”

“茶水是每年阳波鸟开始叫之前,采集新鲜的茶青,通过三蒸三炒三揉加工成茶叶,再将制成的茶叶放到砂罐子里面煮水制作而成。”茶馆老板很自豪的解答唐蒙的问题,“我家茶青都是从回龙湾采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茶青。我们这个地方光照、土壤、水分和气候都很适合种茶叶,生产出来的都是上好好茶。”

“阳波鸟开始叫时,我们便不再采茶青加工茶叶,自那以后采的茶青制作出来的茶叶口感稍微差那么一点。”茶馆老板越说越有兴致,“现在阳波鸟还没有叫,正是采茶青的季节。”

唐蒙和头领在茶馆喝得很尽兴,与茶馆老板聊到很晚才回驻地。他们回去的路上,一声声“米贵阳、米贵阳、米贵阳”划破深夜的宁静。

深夜里,阳波鸟叫个不停,唐蒙却担心叫得不睡的鸟就是阳波鸟。因此,彻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队伍里很多头领都来茶馆买茶水喝,排成了长队,很多人都显得有些倦怠,前一天喝到茶水的几个头领精神却很好,唐蒙和那个晚上光顾茶馆的头领显得更加有精气神,大概就是喝了茶的缘故吧!

神清气爽而又忧心忡忡的唐蒙问茶馆老板:“昨天晚上一直叫的鸟不会是阳波鸟吧?”

茶馆老板回答:“正是阳波鸟。”

听茶馆老板这么一说,唐蒙十分失望,本想趁此机会到回龙湾采些茶青加工成茶叶带回去上贡汉武帝,哪里知道阳波鸟却偏在这个时候开始叫。灰心丧气的唐蒙只好领着队伍从鬼箐沟出发,赶往牂牁河地区了,并暗自下定决心,明年一定要在阳波鸟开始叫之前赶回到鬼箐沟,到回龙湾采茶青制茶叶。

第二年春季,唐蒙带领队伍早早的赶回到鬼箐沟并驻了下来,并安排在回龙湾开始采茶青,队伍白天采茶青,晚上在茶馆老板的指导下加工茶叶。由于大家不熟悉采茶青的活儿,加上茶叶芽子比较浅,两三天工夫采的茶青才制作了几十斤成品茶叶,而且回龙湾的茶青也被采光。

回龙湾的茶青制作的茶叶少了点,唐蒙有点遗憾,于是就到鬼箐沟附近其他地方转悠,希望采集更多的茶青制作茶叶,但采集完渔河、普安、坳上等地的茶青以后,加上回龙湾的茶青制作的茶叶总共还不到百斤。

唐蒙带领士兵到阳波寻找茶青的时候,看见阳波多平缓山地和深切河谷地,热心的当地村民向唐蒙介绍阳波比较适合茶叶生长,但苦于没有茶苗,所以就没有茶园可以采茶青。唐蒙为了以后采更多的茶青制作茶叶上贡汉武帝,还可以帮助阳波村民发展茶叶,于是就派士兵到回龙湾买了五十多株茶苗,将茶苗运到阳波,唐蒙在阳波亲自种下了这五十多株茶苗。

唐蒙在阳波种下茶苗的那个晚上,一声声“米贵阳”划断了采茶青的时间界限,春雨浇灌着唐蒙亲手种植的茶苗,小苗吮吸着营养的雨水,快乐的成长着。

第二天,唐蒙的队伍离开鬼箐沟回京城。回到京城后,唐蒙将制作好的近百斤茶叶上贡汉武帝,还将煮茶技术带回宫廷煮茶给汉武帝及嫔妃们饮用。汉武帝喝了唐蒙上贡的茶之后,连连赞曰:“世间竟有如此美味”,高兴之下,立即传旨将此地之茶作为贡茶,要求“以茶代赋,岁岁上贡”。

从那叶起,茶叶就发展成为宫廷的高级饮品。唐蒙曾多次派人到阳波采摘自己亲手种下的五十多株茶树上茶青,经三蒸三炒三揉制作成茶叶后上贡汉武帝,唐蒙也因此被称为叫开贵州茶叶大门第一人,清池茶叶也因此成为“岁岁上贡”之茶。

■ 蒙勇,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民族报》《毕节日报》等。



梵净雪韵

□ 杨智勇

在黔东南铜仁,有一座巍峨的圣山——梵净山。它仿若一座仙山,在岁月长河之畔安然静立。而随着冬季的到来,雪,恰似时光派出的灵动使者,为其披上如梦似幻的华服,编织出独一份的梵净雪韵,将梵净山装扮成另一个世界。

听闻梵净山的雪韵恰似灵动的诗行,能将灵魂从混沌中唤醒。那雪,宛如仙子落入凡间,在天地间编织如梦的纱幔;又似神祇洒下的琼花,以圣洁之姿亲吻山川。怀着对纯净与宁静的炽热向往,多少人们如虔诚的朝圣者,踏上这片被冰雪眷顾的土地,去探寻那隐匿于皑皑白雪之下的,足以让灵魂震颤的梵净雪韵,期冀在那片银白世界里寻得内心的澄澈归宿。

当凛冽北风呼啸奔来,气温逐渐下降,梵净山便缓缓踏入雪的领地。起初,雪仿若羞涩的少女,仅在山巅树梢轻撒点洁白花瓣,若隐若现,宛如一首轻柔的序曲,悄然奏响冬的乐章。俄而,风渐盛,雪亦豪迈,似万千棉絮狂舞,欲将整座山峦拥入素白怀抱,那纷纷扬扬的态势,如同一曲激昂的交响乐,将冬的韵味尽情挥洒。

雪落之际,山林尽改旧颜。苍松如身姿挺拔的卫士,头戴雪盔,于寒风中傲然肃立,树枝被雪压弯,恰似卫士们伸出的温柔手臂,轻拥这方天地,每一根苍松都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对这片山林的坚守与热爱。落叶乔木则似卸甲归田的老者,枝干在雪中尽显古朴苍劲,那曲折的线条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静静诉说着梵净山冬日的冷峻,又似在低吟着往昔的岁月长歌。

行于蜿蜒山路,厚雪在脚下“咯吱”作响。路旁草从深埋雪底,仅露草尖,宛如点点繁星在白色海洋中闪烁,又仿若绿衣仙子在雪中俏皮地眨着眼睛。枝头山果裹雪,仿若串串晶莹剔透,于阳光下折射迷人光彩,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镶嵌在这银白世界里的宝石,璀璨夺目。

梵净山的寺庙,雪中更显庄严肃穆。红墙与白雪相映,宛如热烈的红绸与纯洁的白纱共舞,那鲜明的色彩对比,恰似一场视觉的盛宴。飞檐翘角垂挂冰凌,似串串水晶流苏,在阳光轻抚下,晕出五彩华光,仿若仙境琼楼,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与向往。

雪霁天晴,梵净山宛如巨幅画卷徐徐展开。碧空如洗,仿若澄澈的宝石穹顶,阳光倾洒,每片雪都似被镀上金芒,熠熠生辉,宛如无数细碎的金子在天地间闪烁跳跃。连绵山峦仿若银龙卧于天际,沉睡初醒,龙鳞在暖阳下闪烁微光,那蜿蜒的身姿仿佛在向着天空诉说着古老的神话与传说。峰上积雪消融,化作涓涓细流,仿若山之血脉,于洁白间勾勒灵动线条,奏响生机的乐章,恰似一曲欢快的溪流之歌,为山林带来灵动与活力。

山林中,树枝轻抖积雪,似在与雪告别,雪团簌簌坠落,如梨花飘飞,如梦似幻,仿佛是一场唯美的雪之舞剧,树枝与雪花在这方天地间尽情演绎着离别与重逢。鸟儿欢鸣而出,如灵动的音符在林间跳跃,羽色与雪光相映,更添几分艳丽,它们的歌声在山林中回荡,似在欢呼着雪后初晴的美好,又似在为梵净山的雪韵增添一抹生动的背景音乐。

山间湖泊雪后成镜,平如琉璃,倒映着山峦、林木与苍穹,仿若另一个颠倒的乾坤,形

成了一幅上下对称的绝美画卷。湖中的雪与水交融,恰似水墨晕染,浓淡相宜,意境幽远,仿佛是大自然这位丹青妙手用最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山水墨宝,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登顶远眺,云海翻腾,似棉絮堆砌的汪洋,雪浪滔滔。山峰在云海出没,仿若仙岛缥缈,神秘莫测,那若隐若现的姿态宛如仙境中的琼岛,引人无限遐想。阳光破云,洒下万道金光,仿若为仙岛搭建的金色栈桥,引人遐想无限,敬畏与赞叹之情油然而生,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心灵被这壮丽的景象深深震撼。

梵净山的雪,景致绝美,底蕴深厚,见证岁月沧桑。文人墨客、善男信女皆曾慕名而来,留下感悟与足迹。漫步雪中,似能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聆听对自然、人生与佛法的深邃思索。那曾经留下的诗篇与墨宝,如同点点繁星,镶嵌在梵净山的雪韵历史长河之中,熠熠生辉。

雪后的梵净山,成了人们的乐园,摄影者的天堂。他们奔跑嬉闹,堆雪人、打雪仗,欢笑在山谷回荡。雪人或似俏皮的雪精灵,或如和蔼的圣诞老人,那轻快的簌簌声,如同夜的低语,温柔而宁静。此时梵净山,仿若沉睡的仙子,于月光轻抚下,散发迷人魅力。远处灯火在雪中摇曳,如希望之星,为寒夜带来丝丝

暖意,仿佛在诉说着人间的故事与温情,与这静谧的梵净山雪夜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妙的画面。

梵净山的雪,是自然的厚礼,以纯净涤荡尘世喧嚣,让心灵寻得安宁。其韵如诗、如画、如乐,深深刻入每一位来访者心间,成为永恒的眷恋与向往。于尘世纷扰中,梵净雪韵如明灯一盏,照亮心灵净土,令我们于忙碌疲惫里,仍能感知自然之美,重燃生活热情与憧憬。它像是一位无声的导师,用它的纯净与宁静,教会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与和谐,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能拥有一份如雪般的坚韧与淡定。

梵净山的雪韵,不仅仅是冬日的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领悟到,在自然的宏大叙事中,人类不过是渺小的过客。然而,正是这短暂的邂逅,赋予了我们无尽的灵感与力量。

每一片雪花的飘落,每一处雪景的变幻,如同生命中的珍贵瞬间,稍纵即逝却又刻骨铭心。梵净山的雪,将永远留存于记忆深处,成为我们在喧嚣尘世中,追寻宁静与美好的精神坐标,激励着我们怀揣敬畏之心,继续探索自然的奇妙,书写与山水相伴的动人篇章。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黔山
冬韵

春山夕照明

——评石孝军诗集《春山夕照》

□ 雷智贵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自觉与时代豪情。

又如,《是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这首诗以“限制想象”为切入点,却完成了一次精神境界的昂扬宣告。它坦承“清贫”带来的认知局限——未曾体验奢华,不懂财富排场,旧军装便是最自在的装束。但这种“限制”非但不是遗憾,反而成为人格的基石;因清贫而懂得知足与感恩,因善良而心怀柔软、秉持正义。

诗人将“限制”转化为一种主动选择;不过分想象遥不可及的物欲,而将想象锚定在“造福一方”的理想与是非尺度的坚守。诗歌结构从自我剖白延展到价值宣言,语言质朴如话,却因情感真挚而充满力量。它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真正的精神独立,恰来自对欲望的清醒“限制”,以及对初心的执着“守护”。在物质喧嚣的时代,这首诗如一股清泉,重新定义了“富有”与“想象”的深层含义。

再如,《聆听》这首诗通过“紧贴胸口”与“紧贴墓碑”的双重空间转换,构建出跨越生死的对话。前段以雄狮、狼群、硝烟等意象再现战场惨烈,后段在松柏芳草间凝眸永恒青春。四十三年岁月在“心跳声”与“天堂声”之间形成张力,使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共振。全诗情感浓烈而意象凝练,既是对烈士的深情告慰,亦是对英雄精神的当代传承。

还有《长安三万里》这首诗以观影为引,巧妙勾连历史纵深与个人感怀。首联以“鼓

钟声”“星河璀璨”再现盛唐气象,却以“月不明”暗伏危机;颌联“幸有诗文”与“嗟无兵勇”形成张力,揭示文化辉煌与军事衰颓的悖论。颈联将江湖聚散与社稷恩仇对举,拓深历史维度。尾联“最淡”二字转折,在“经纶锦绣”与“挥戈铮铮”的意象碰撞中,凸显诗人对文武兼备之理想人格的追慕。全篇情感沉郁而笔力遒劲,展现了对盛衰辩证的深刻思考。

还有许多诗都非常优秀,写抗疫的《静默抗疫十首》、写贞贞的《三岔河的回声》、写赤水的《丈洞瀑布》、写同学的《渔家傲》……不胜枚举,皆是好诗。

孝军写诗,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总是往前走,给人的感觉他随时都在写,不是在写诗就是在写诗的路上,每到一处都有景点激起他的诗情,愿他在退休后的生活中与诗为伍每天都开心。夕照春山,激情不减!

■ 雷智贵,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著作30余部。

笔尖
对话诗花
烂漫

秀井(外一首)

□ 冉小江

井分很多种
泛水波的
一定有捣衣声

青蛙追着稻香
青草护住人情
想起雪落成盖
光就能涌进巷道

那里有蜻蜓追着蝴蝶
南瓜洗脸
只有醉鬼盯着月光
分不清天上地下

那就等老人说起往事
勤劳的人早起
青菜高过锄头

我们的一生要干净
要守得住内心
像放开闸门的水果
像镰刀般泛起寒光

水花锁住井口
每一滴水都是一场恩赐

烟雨巫川镇

只是需要多一步
你就可以把伞给我

这半生
我见过许多人
落魄、坚强
顺着人流消失在远方

那时候
我还不像现在这样看你
雨滴穿过屋檐
人们开始说着故乡

稀稀拉拉的掌声
鼓励着我们相信爱情
相信坚持

关于对生活的热爱
我并不比你聪慧
那些善于发现的丫头
在旁边的梧桐树上
结成了果子

它们有一些被我们仰望
那些羞湿的脸庞
躲在树叶的背后
想要我们解释的
其实并不多

它们成双结对
似乎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我们要坦然接受

像这场雨
从你离开时就开始下
你不用回头,也不用说抱歉

■ 冉小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出版个人诗集《当春天再次来临》。

